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甲戌黑龍江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著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景瀉差施抵齊齊哈爾省垣晤該夷首肆虐正躊躇間准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哩口巡防各官報稱五月初三日木哩英岳福帶夷官九員夷人九十餘名分駕大船三隻小船三隻賊艘三面駛抵卡所旁岸據其通事述稱伊國使臣在愛琿城已與黑龍江將軍將界址分妥其黑龍江左岸烏蘇江右岸許我國占居蓋房曾經寫立字樣諒亦必有文書前來該員等答以未奉明文焉得深悉分界一節雖然兩國

和好。准其爾等借住。亦須有上司諭令我等。方敢遵辦。詎該首督率夷官。分駕小船二隻。駛入烏蘇哩江前進。該員等尾隨至暖溫地方。見夷船停泊登岸。用千里眼四外瞭望。使人伐倒樹株。掘坑長二丈。寬三尺。深二尺餘。驗畢土脈。折回烏蘇哩口住宿。至次日。木酋令通事速穆伊看烏蘇哩內山水俱佳。欲差官二員。帶人十七名。駕船二隻。往繪圖式。該員等力阻未允。初五日開船。不知所向。當派弁兵尾隨偵探。尚未據覆。而該首又赴烏蘇哩口。以下博里洪庫地方住候。留人在烏蘇哩江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燧臺一座。燧四尊。詢據通事聲稱。據備伊國大臣往來。

燃放。並稱夷酋曹福伊等在烏蘇哩河內上下左右岸。至  
牝牛河一帶地方蓋房。如再阻止。即行伐樹平地。仍自牝  
牛河開山修道通海設礮。豫防阿里慶國人犯境。續准報  
稱。六月初四日未刻。木酋帶夷官十四員。夷人一百餘名。  
駕火輪船一隻。大小船四隻。自下游駛至卡所停泊。稱其  
人船欲進松花江。驗看地勢。該員等據理攔阻。通事石沙  
木勒幅聲稱該酋履勘地勢。即欲折回報知國王。汝若能  
始終攔阻。則將來喫咪佛人復來入口。試看讓與不讓。我  
兩國既稱和好。應勿阻止。言畢。開行西上。該員等尾隨至  
六十餘里。夷船被水淺攔。祇繪兩岸圖式。旋復駛抵卡所。

據該通事送稱。火輪大船。暫行回國。僅留小船一隻。夷人一名。由江徑赴三姓等處貿易。火輪船不久折回。仍由松花江西上等語。其置留夷人。即欲雇覓赫哲駕船進城貿易等情。由該副都統札覆卡官撫馭。仍添派弁兵迎阻。惟夷酋仍欲折回。溯游西上。窺探之舉。深為可慮。在該處雖有圍練開散幼丁。堪以拒阻。尤恐迫於激變。聞警非輕。擬派署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三姓副都統圖欽。帶同經辦夷務佐領三隆。各就管界。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詳細履勘。如綏芬山河。若與該夷接壤。應由何處為斷。烏蘇哩江右岸。及海崑松花江兩岸一帶。舊居赫哲雅費哈人等。均

應作何安置。及邊界限制。悉勘明確。呈報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狡執字約。漸至蔓延。現議派員查  
辦一摺。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空曠地方。許俄夷居住。並  
江中准其行走。已非與安嶺舊界。奕山前次悉行允准。並未辯  
駁。辦理本覺太易。因限於時勢。從權允許。乃該夷闖越黑河口。  
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內。又寫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與該國  
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無限制。並在烏蘇哩右岸圖勒密山。向  
西安設礮臺。並欲在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牯牛河一帶。蓋房修  
道。其心尤為叵測。該將軍等現派副都統富隆額圖欽。帶同佐  
領三隆。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履勘。著奕山。景瀛。即飭該副都

統等細心體察。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瀆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例。當與俄夷以何處為界。即著該將軍等據理晚諭。俄夷首有心狡賴。即著嚴行拒絕。毋庸先行請旨。徒勞往返。致稽時日。勘定後。再行繪圖貼說。詳細奏聞。該夷此次駛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准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如其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啟釁也。

己卯。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偕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督臣黃宗漢已於五月中旬。行抵惠州。暫駐府城。與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諸事成已就緒。

臣羅悖行仍在花縣調度。臣龍元信。臣蘇廷魁。共往江村。巡視各團。激勵壯勇。密約剋期大舉。但該夷自四月下旬。敗衄之後。已經膽怯。不敢由陸路肆擾。而含恨百姓愈甚。屢次焚燒房屋。捉殺無辜。竟敢將道光二十八年供奉。

宣宗成皇帝諭獎百姓。相戴錫榮石坊。全行毀折。民心愈憤。該夷之防備愈嚴。遂於城上密置大礮。於城下暗伏地雷。又廣儲食物。以為久居之計。臣等恐孟浪進剿。損傷百姓太多。惟令潛伏小隊於城內以擾之。每日雖有新獲。仍屬無濟於事。即於六月十一日。飭大岡安良局壯勇。會同西北兩路前進。環城而攻。齊施槍礮火具。傷斃夷兵多名。乘勝登



牌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樓兩處。又北路各團分隊衝  
進西門。該夷拚命抵敵。其觀音山之夷兵。省河之夷船。齊  
放飛礮。城上火盤火彈。拋擲不休。已登牌者。難以立足。祇  
可收隊而下。該夷負隅抗拒。設險已固。非移營逼近省垣。  
不能得手。業已密為布置。以俟乘釁再舉。乃近來紛紛傳  
說。夷人現於天津受撫。官場市井。異口同聲。本月十二日。  
夷人復出有偽示。據稱五月十六十七兩日。已在天津議  
定和好條約。當經奏准。自應盡釋前嫌。如有好事之人。仍  
復挑釁生端。即是故違。

諭旨。顯背和約等語。雖偽示原不足憑。而愚民不識機權。難免被

其謀惑人心一懈。不特軍威難振。即勸捐籌備。在在為難。誠恐以後辦理。更形棘手。至於臣等。既膺重任。義不返顧。仍當激勵鄉團。迅圖進剿。斷不敢稍存畏難之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天津議定和約。有索賠兵費。扣完後再行歸還廣東省城之語。已諭知黃宗漢。如圍練力可制勝。不必阻遏。僮勝負尚未可知。不可輕於一試。並照會該夷。使知構兵之故。與官無涉。諒黃宗漢當已知照。羅惇衍等。妄籌操縱。本日據羅惇衍等奏。六月十一日。進攻省城。因該夷防守甚嚴。不能得手。是攻城之舉。尚未能操必勝之權。僮徒傷損士民。轉使該夷有所藉口。亦未為計出萬全。該侍郎等。所稱夷人焚燒房

屋。捉殺無辜。折毀石坊。如仍前肆擾民間。而紳團合力與戰。原係義憤。不能禁止。若挑釁生事。有意與之為難。在我未必能勝。而在彼轉得有詞。亦當暫事緩兵。以顧沿海大局。惟各鄉團練糾集非易。若聽其渙散。不特夷人無所忌憚。即勦辦土匪。籌畫地方公事。黃宗漢失其所恃。亦恐難於措手。仍當與羅惇衍等聯絡激勵。使敵懷之心不至因而生懈。方為妥善。黃宗漢行抵惠州。距羅惇衍等發報之時。已經逾月。何以至今並無奏報。著將該省夷務。並各路土匪情形。及迭次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延擱。又蹈從前故轍。再前據徐澤醇奏。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鑄造火器。曾著有鑄造火器等書。著該督查明。如果現

在省城即行飭令來京以資差委。

庚辰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據前次伴送俄夷之員外部福申稟稱該員等於五月二十四日出口後六月初五日行至庫倫會同該處委員護送前進於初八日行至恰克圖當將俄夷瑪拉提納甫面交管理恰克圖部員瑞徵轉交瑪爾爾公所復據後次伴送俄夷之協領希林布等稟稱伴送二次俄夷於六月初三日出口後偕同軍臺參領章京等伴送他他哩訥甫於六月十四日已入庫倫所管臺站安靜無事。

殊批知道了。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伏查津  
郡之防。必須趕緊修整。礮臺營壘。前准署直隸總督瑞麟  
咨稱。查得津郡附近。樹木稀少。等語。當飭通永霸昌二道。  
各於所屬購辦椿木三萬根。限期備送。以便趕緊開工。迄  
今多日。節次屢催。解到堪用椿木。大小三千餘顆。隨時委  
員驗收。解赴天津應用。並委翼長副都統宗室增慶。於六  
月二十九日。前赴天津。幫辦督催。其京通礮局。趕鑄礮位。  
京局鑄成一萬二十斤大銅礮三尊。尚須淨膛。礮光通局  
鑄成一萬斤大銅礮三尊。天津現既待礮孔。擬請將新

鑄礮位。即時全數運往。在彼修飾。又京局鑄成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斤銅礮十尊。一併解往。並擬將調通大小礮位酌按數尊。以資鎮守。○才西凌阿亦於本月初五日。先行押棧起程。以便幫同催辦礮臺營壘事宜。○才僧格林沁於初十日以後。一得瑞麟。西凌阿。雙港營壘已有就緒之信。擬即帶兵移營雙港。至通州營壘礮臺均已修理整固。現擬各營酌留官兵看守礮位。擬請

欽派副都統一員來通。以便接替統帶照料。至雙港營壘工程未竣之時。設若夷船復來。自當仍由署直隸總督瑞麟設法羈縻。移營雙港之後。夷船再至。○才等惟有體察情形。慎防

該處統計相機辦理。惟統計各營官兵。擇要屯紮為數較單。現擬札飭屯紮。

南苑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同赴津。以資調遣。

僧格林沁等又奏。天津所需椿木甚嚴。地方官玩沁性成。才在通就近飭催。尚不能迅速辦理。即如西南二路廳同知。經霸昌道怡昌轉飭採辦。現據該道稟稱。廳官半月之久。杳無隻字具覆。紮業經咨行順天府摘去該廳頂帶。責令遵辦。如再抗延。即行嚴參。若後移營較遠。恐各該地方官。倍形延緩。貽誤工作。可否於順天府兼尹。府尹內。

敕放一員出都沿河督辦。以期及時備齊。不致有誤要工。伏候

聖裁再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業經才飭辦購買甚艱復經咨行武備院行取茲准覆稱該衙門只存有馬皮並無牛皮張家口購辦皮張較易請

旨飭下著察哈爾都統慶昫並張家口稅務監督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皮一千張委員解津以應要需

僧格林沁等又奏。等在通設立礮局與京局分鑄。本擬京局趕鑄一萬二十斤重銅礮十尊。通州趕鑄一萬斤銅礮十尊。並酌量配鑄大小礮位。以資應用。所需銅斤。派員在通京一帶各路購買。並設法勸收捐收銅斤。但需用過多。雖仍委員極力採羅購買。恐不敷應用。相應請



旨飭下戶工二局各勻撥銅二萬五千斤。交鑄礮局祇領應用。至京局鑄成礮位。現委瑞禧前往會同明泰。趕緊督催掏膛。以期迅速解運。惟礮位斤重過大。現值泥泮地輓之時。經過地方應請

飭下步軍統領衙門。轉行旗營。修整道路。以利遞行。

諭內閣。價格林沁奏。請派員督辦椿料等語。天津現辦要工。所需椿木甚殷。著派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一帶沿河督飭地方採辦。毋誤要需。其西南兩路廳同知。採辦不力。業經價格林沁咨行順天府。摘去頂帶。如再玩延。著即嚴參懲辦。

諭單機大臣等。價格林沁。西凌河奏。催辦礮臺營壘。擬移營雙港

一摺。現在購辦椿木。解赴天津。修整礮臺營壘。並撥運礮位。辦理漸有就緒。惟該夷船是否再來。不能豫定。該大臣可先赴天津。查看雙港營壘礮臺。布置周妥後。可仍回通州駐紮。不必常駐天津。如有應行辦理之處。不難隨時前往。總以通州後路為要。如夷船到津。仍由瑞麟妥為開導。僧格林沁赴津後。通州營壘礮位。即交副都統克興阿暫為照料。應調官兵。即照所擬辦理。需用牛皮。已諭慶昫購辦。解赴天津。所需椿木。已派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督辦。並諭戶工兩部。籌撥銅斤。及步軍統領衙門。修整道路矣。再前任漕運總督李湘莒。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其人是否堪以調赴天津軍營。藉資驅策。著查明具奏。

又

諭現在天津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據價格林沁奏稱。業經向武備院咨取。該處只有馬皮。並無牛皮。惟張家口購買皮張較易。著慶昫。即飭該監督崇連。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皮一千張。迅即派員解赴天津。以應急需。

署直隸總督瑞麟奏。竊密查暗訪。合構礮臺失事之時。官兵竭力抵禦。因夷船炸礮過猛。官兵傷亡。難以站立。勢不能支。同時逃遁。委係實在情形。竊尚恐有不實不盡之處。隨密飭清河道董醇。天津道英毓。天津府知府石贊清。著天津鎮總兵常存。著大沽協副將海鏡。詳細確查。已革總

督譚廷襄派辦營務之文武大員海口帶兵文自道員武  
自參遊以下均係何人隨同逃散者係屬何員旋據該道  
等將海口隨營委員職名執事清單開列稟覆等按照開  
單文武執事逐層推究或辦營務處文案或委帶練勇或  
隨營差委或在支廳分局或委赴夾船投文並據稱文卷  
各件均無遺失等情。檢查各該員等亦均無督隊帶兵之  
事。又據該署總兵等將海口失利南北兩岸駐紮官兵造  
具清冊傳集查訊明確。稟覆前來。等查海口失事各員除  
已革提督張殿元等解京審訊已革都司訥勒智查無下  
落現經嚴緝外其統帶官兵之遊擊田茂等均已參解現

經羊職留任留劾各在案。其餘均係微末武弁。此外別無應奉之員。

瑞麟又奏。現在雙港興工。岑隨時查勘。督催搶辦。捐項已飭陸續催繳應用。

恩准藩庫先撥銀三萬兩。亦飭籌備。聽候撥解工用。尚有不敷之處。容岑再行設法籌辦。所有部庫銀兩。暫可無庸請撥。至夷船有仍欲來京之說。誠如

聖諭。不過虛聲恫喝。僕果來探消息。岑違當開導。令回上海。聽候辦理。一面仍當嚴密防範。其海口一帶礮臺。岑派員先行清理地基。即可次第起築興辦。

癸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前次欽遵。

諭旨。繕給照會。發交留署蘇松太道臬司薛煥。轉給各該夷領事。令其齎交夷酋。茲據夷酋照覆內稱。

欽差大臣。七月初旬。方能抵蘇。該酋擬離滬他往數日。留漢文正使喊啞嗎在此。如有公文。請交該員。佛酋照覆云。深感通信之速。足見實意和好。味酋照覆。則云接聆之餘。感佩之忱。莫能言喻。定當暫留上海。專候酌辦等情。察該夷情。尚屬馴順。並據探明。啞酋稱暫往日本。俄酋前由天津徑赴日本。尚未回權。味佛二酋。現在上海。均無動靜。又據呼喇咽等。鈔呈天津所議條約。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詳。

加查。我。就字面觀之。惟駐京入江二條。最堪髮指。而其處心積慮。則在壟斷專利。多方誤我。竟欲將我內地貨物。由此口運往彼口銷售。侵奪內地商販之利。一墮其術。則數年之後。我已民窮財盡。彼之富強更甚。事不可為矣。其欲多添馬頭。意殆在於此。

國計民生。大有關係。臣會商撫臣趙德轅。藩司王有齡。密囑薛煥。吳煦。趕緊密為籌辦。儘能就我範圍。只准將外夷貨物。販至各口。各口貨物。販往外夷。不准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各口往來運銷。則小民衣食有資。大局尚可維持。至夷稅以絲茶為大宗。而茶多於絲。故道光年間。所定稅則。

茶稅獨重。其中具有深意。若照現定章程科稅。則茶稅應減。絲稅應增。抵減比較原定稅則。短徵甚鉅。再絲斤一項。產於湖州。從前僅歷北新。贛州。太平。三關。而至廣州銷售。迨上海通商後。並不經由三關。稅務短絀。是以飭令內地商人。即在上海補完三關稅銀。方准與夷商交易。以補缺額。今准該夷自赴內地買貨。則三關絲稅。恐其藉口不完。均應設法妥議。庶關稅不致頓形短絀。此皆就稅則以維待補救之法也。若夫入江通商一節。其害有不忍言者。而事已至此。臣既不敢鹵莽減裂。痛哭攘臂。姑且一試。亦不敢據為已成之局。坐視依違。惟有俟桂良等到時。和衷熟



商。但能補救一分。即少一分後患。然夷性褊急。必當乘此馴順之時。迅速籌辦。或可挽回萬一。若桂良等行程遲緩。竊慮更難著手也。

硃批覽奏已悉。

丙戌。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臣等遵派章京司員詳加研鞫。並飭令各遊親供。緣已革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富勒敦奏。於本年三月。押運職銜。前赴天津時。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著天津鎮總兵連年。護理大沽協副將廣平營遊擊德魁。隨同已革總督譚廷襄。駐紮天津。該處海口。南岸礮臺三座。係連年。德魁。同遊擊毛文藻。都司陳毅等駐守。

北岸土礮臺一座。並礮營。係張殿元帶同遊擊沙春元。田茂等駐守。十八日。富勒敦奏將礮三十尊。運至大沽海口。譚廷襄令將大銅礮五尊。鐵噴礮五尊。撥交張殿元。在礮臺礮營安設。餘撥在于家堡地方安設。富勒敦奏帶兵在彼安營。為張殿元應援。四月初七日。英佛兩國。聯船並進。初八日。又投文稱欲占奪礮臺。譚廷襄傳令各營豫備。詎夷船闖入海口開礮。南北兩岸官兵。亦即開礮轟擊。歷一時之久。擊壞火輪船四隻。內有一隻。被礮子夾入火輪。不能進退。該夷跳落舢板船逃遁。復被官兵將舢板船兩隻擊沈。夷兵多有傷亡。該夷在後各船。拚死救護。北礮臺遊

擊沙春元中礮陣亡。礮臺失陷。該夷搶上礮臺。用北岸之礮。並長船之礮。轟擊南岸礮臺。都司陳毅等陣亡。礮臺亦即失陷。連年站立礮臺。隨坍塌之礮臺。陷下落水。張殿元營盤土牆。多被轟倒。兵丁不能藏身。漸漸走散。張殿元投入河中。與連年均遇救得生。德魁站立牆上督隊。礮子火箭飛來。栽跌倒地。夷船駛過于家堡土壘。富勒敦奏督兵施放槍礮迎擊。被夷人火箭將帳房等項燃燒。壕牆被轟坍塌。官兵亦有傷亡。富勒敦奏。經家丁安壽救出時。譚廷襄在南岸。與崇綸等在後督陣。見礮臺危急。即派都司溫積祥帶兵三百名。趕往救援。當有傷亡。因侍郎國瑞馬隊。

在草頭沽一帶窪地屯駐。距南礮臺不遠。隨與宗翰等乘馬行至南窪。晤見國瑞。擬令聯合馬隊回奪礮臺。彼此熟商。馬槍馬箭祇能擊近處散漫之賊。仰攻礮臺。恐不得力。因而中止。當即同至新城。國瑞營內暫住。彼時馬力已乏。係乘輻行走。諱廷裏因郡城緊要。商令宗翰烏爾棍奏先回天津。並令錢忻和沿河擇要沈船。未能攔獲。旋被奏奉。

旨交臣等審問。因國瑞富勒敦奏。曾經僧格林沁查訊。供稱接仗失利時。諱廷裏乘輻奔走。與諱廷裏所遞親供不符。恐有逃避情事。覆加訊問。據諱廷裏供稱。富勒敦奏。駐紮北岸。

相隔較遠。彼此不能望見。兩岸聲息難通。至失利後。往與國瑞熟商。回奪礮臺。共見共聞。非敢心存退避。復詰富勒敦奏。據稱。遠見有橋行走。是否諱廷裏之橋。並未看清。行文飭取國瑞清供。據稱。諱廷裏曾至伊紮隊處相商。擬欲回奪礮臺。實有此論。因眾議中止。其事未行。是以前具親供。未經詳敘等語。臣等親提訊問。查律載。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等語。此案富勒敦奏。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安營。張殿元。身任提督。統轄北岸重兵。連年。係署任天津鎮總兵。德魁。護理大沽協副將。大沽海口。均係該管地面。雖當夷船駛入。均經

開礮攻擊。夷船傷壞。尚無先期逃避情事。惟礮位營壘。及  
南北礮臺。均經失陷。不能奮力攻奪。自應按律問擬。當勒  
敦春。張殿元。達年。德魁。均應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  
固守。而執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身膺疆寄。不能妥善堵禦。致夷  
船駛入內河。雖訊非畏葸退避。實屬調度乖舛。應請  
旨。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惠親王等。又奏。查海口失利。在事文武。亦有應得之咎。除  
隨營武弁。著遊擊田茂等。業據譚廷襄查明。分別奏參。其  
執事文員。永定河道崇厚等十五員。或辦理文案。或支應

分局。或派委投文。或委帶練勇。並經聲明有從公出力。及是日未在大沽之員。其如何分別議處。及免議之處。應請旨飭交吏部。照例辦理。再訊據諱廷襄供稱。天津道英毓。並未調赴海口。合併奏聞。

諭內閣。憲親王等。會同刑部奏。遵旨訊明天津海口失事各員。分別按律定擬一摺。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著天津鎮總兵連番護理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經諱廷襄派令分守大沽南北岸礮臺。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於子家堡安營。為張殿元等後路援應。當夷人開礮之時。雖經極力抵禦。擊傷夷船四隻。轟斃夷

兵多名。惟礮位礮臺均經失陷。實屬咎無可辭。當勒敦奎張殿元。這年德魁均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訊無畏憚。退避情事。惟調度無方。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另片奏著直隸總督瑞麟。單開隨營文員。應否議處。請飭吏部辦理等語。海口在事武職各員。均已叅辦。所有隨營文職。永定河道崇厚等。著吏部分別議處。

丁亥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奏接據俄夷西畢爾來咨。其中大略。仍欲往塔城。勸領存貨。議完前案之意。並稱薩納特衙門所派阿魯特等。自鄂木斯科啟程。現在路上行走。大約六月十五日。定到邊界首卡。其何日行抵塔爾巴哈台。



及隨從人數。另由阿魯特。於途次咨會塔城參贊大臣等語。隨派管理夷團諸悉夷情之伊犁協領哈布齊賢。兼程馳赴塔城。並以該夷官此次隨帶人數較多。添派即補協領穆克德柯。同知和英等數員。偕往會議。協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派員前赴塔城。與俄夷會議一摺。俄夷貨圍一事。本年四月間。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此時當必遞到。嗣於六月二十三日。復寄諭該將軍。即行派員與議。毋庸過於辯駁。想亦經奉到矣。俄夷此次來咨。雖仍以勘領存貨為詞。而要求賠償。固屬意中之事。扎拉芬奏業已派令協領哈布齊賢等。前往會議。自應將此案速為完結。著即知照。毋違。

並飭該協領等。於會晤該夷使時。務須情諭理曉。妥為開導。其現存夷貨。價值若干。即與公同估計。此外被焚貨物。僅該夷必欲賠償。著即照所議。飭商分年賠補。以示羈縻。而免枝節。該夷因五口通商等事。尚知感激。或不致有過分要求。難於措手。至此後通商有無另議。及修理夷園等事。均著一併妥議。隨時奏明辦理。

己丑。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儔。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屢緝兵勇。不許附城駐紮。惟近聞兩夷兵船。陸續回香港。即潛至城中。名為盡釋前嫌。而奸淫婦女。焚燒房屋。依然如故。且布散言語。謂扣足兵費六百

萬後始行文運廣東省城。百姓聞此情形。哭聲遍野。恐永  
遠受其荼毒。且慮屆期復開釁端。以為索賠兵餉。久假不  
歸之計。將來中國受累甚大。而彼族亦不能安居。然此事  
只可由督臣轉圜。但以百姓為詞。或可俾知無益而自止。  
惟兩夷近又布散言語。謂離城十餘里之東北兩路。及近  
水各鄉。均不受籍利。殊為可恨。必盡勦此數十村而後已。  
由此百姓驚惶。團練已固。臣等竊思方今粵省情形。雖經  
議和。不能忘戰。臣等仰體

聖意。不復與該國尋仇。業已傳諭各營。祇當為應敵之兵。不可為  
進攻之兵。非徒息事安人。亦使知中國之體面。應爾也。今

該夷既得和約條款。祕不宜示。亦不與督臣知會。常時操兵造船。招集奸細。以圖大舉。實有隱憂。故廣東防備。仍不可一刻鬆懈。如果該夷已就範圍。相安無事。臣等當與督臣妥議。分撥各團。前往西北兩江助剿。以含憤未伸之勇。殲滅積年巨寇。諒有成效。不至虛糜糧餉。如蒙

俞允。即將臣等所用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團練。以集捐輸。而便號召。並請

明降諭旨。命臣等督辦團練。防勦西北兩江。使夷人不疑。土匪知畏。紳民咸喻敵愾之義。海疆始無忘戰之虞。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遵旨聽督臣議撫。俟夷務平定。請移

練勇防勦西北兩江等語。羅惇衍等接奉兩次諭旨。已傳諭各營。不復進攻。惟該夷淫掠焚燒。依然如故。並欲盡勦東北兩路村莊。如果肆意騷擾。自應激勵圍練。竭力保護。毋令人心解體。至通商雖有定議。而該夷一時未即將省城交出。著羅惇衍等先與黃宗漢等商。將各國分撥西北兩江助勦。毋令坐糜兵餉。羅惇衍等擬將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圍練。即著屆時改刻。毋庸明降諭旨。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重大銅礮二尊。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五十斤銅礮十尊。均於本月十四日。挽運到通。通局鑄成一萬斤大銅礮三

尊。等並在通州各營內酌帶武成永固礮四尊。二千六百斤銅礮四尊。一千五百斤噴礮四尊。一千餘斤捐輸礮三尊。小銅礮八尊。共計大小礮四十尊。均由水路運赴天津。其通州營盤內尚存武成永固大礮四尊。二千六百斤銅礮八尊。六百五十斤銅礮八尊。小銅礮八尊。統計存留大小礮二十八尊。酌留看守營壘。並礮局官兵共二百名。交副都統克興阿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庚寅。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恭錄

訓諭。再四思維。每年徵收夷稅數目。各關口及戶部。皆有冊可稽。

夷性急而多疑於

天朝徵稅報部章程素所熟悉。設因此致疑。反唇相向。必將又  
生枝節。因與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往返密  
商。據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江海關衙門有冊可  
稽。至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商。不知底細。其由天津  
折回上海各首。非即經營稅務之人。未必即遵編赴各口  
清查回報。猜疑一起。恐難著手。擬請由臣迅發一文。行知  
該司。以正當溥著。且值直隸山東大雨時行。誠恐  
欽差行程遲緩。所有通商稅則。頭緒紛繁。飭由該司督同委員。會  
同各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

欽差一到。即可綜覈大綱。與各夷首會商定議。俾免久稽。而昭體恤。為暫時羈縻之計等語。臣查薛煥所稟。似尚可採。當即繕發文札。密囑妥為辦理矣。臣雖會議通商稅則。本屬羈縻之策。並非經久之圖。該夷素假信義。以通商。我即因勢利導。示之以信。速與議定稅則。收回利柄。如臣前摺所請。不准其侵奪我商賈之利等類。則我商民衣食有資。不患不為我用。五口關稅。亦可照常旺徵。該夷多添口岸。徒增糜費。其氣不抑而自斂。然後中外一心。臥薪嘗膽。設法制之。未嘗不可力挽狂瀾。設有義民振臂而呼。殺夷洩憤。則民也。非兵也。與會議稅則。並無窒礙。今於六月初五日奉



旨簡派

欽差臣已欽遵

密諭。照會該首。至今尚無到蘇信息。該夷將以臣之照會及薛煥之言為不足深信。不獨收回利柄之說。遲則奸計百出。難期必成。更慮疑急交加。停止關稅。再赴天津。所關於大局。實非淺鮮。相應請

旨敕下桂良等。迅速馳驛來蘇。以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派臬司薛煥與各夷清查歷年夷稅。俟桂良等到後。再行覈辦。茲據何桂清奏稱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有冊可稽。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酋。不知底

細。其由天津折回上海各節。非經管稅務之人。未必遵赴各口  
清查回報。該督已札飭該臬司。督同委員與該夷領事。先將零  
星細款。分晰進口出口。比較舊例。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欽差  
到後。即可會商定議等語。各口夷稅。既未便令該夷前往清查。  
致生疑慮。自可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之計。現在  
明善等。已於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日啟程。該督  
惟當飭令薛煥。晚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不但勿令  
北駛。並不可令其駛往他處。致有稽延。其如何辦理之法。仍俟  
桂良等到蘇。與該督妥籌可也。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禮部尚書  
瑞麟、署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竊蒙僧格林沁於  
十五日自通州移營赴津。十八日駛抵雙港。當即親詣現  
時興修各營壘礮臺。復加勘視。土工現修有五六成。木架  
將立。皆因木料挽運維艱。不能應手。必須趕緊催提。等業  
經飛咨奉

派督催椿木之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嚴行飭催。以濟要工。其撥調  
大小礮位。均已運到雙港。原擬兩岸分置十營。每營安設  
礮臺一座。現因兵力較單。礮位亦少。擬減一處。將技勇營  
壘工程。暫行停止。其擬定密雲宣化營壘。按照河路方向。

地尤喫緊。酌擬該營各修建礮臺二座。共計修建礮臺十  
一座。等語。復向各營修工委員等詳切指示。催令各處如  
法上緊修建。不准延緩草率。等語。即於二十日前往大沽  
海口。會同查勘得舊礮臺五座。均已傾頽殘缺。礮臺下標  
潮攔水壩。亦經冲汕坍塌。等語。公同商酌。礮臺仍在原地  
基建立。攔水壩亦須照舊修整。但原舊礮臺高止丈餘。誠  
恐受敵。必須增高三丈四丈五丈不等。並宜加寬培厚。方  
資鞏固。致遠礮臺下隨牆。亦須安設大礮。以備近擊。惟覓  
料鳩工。非數月難期竣事。現已遞派文武分段承修。並酌  
派翼長增慶暫駐大沽督辦工程。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

橋方期經久。松柏購覓不易。現覓杉木應用。茅價格林。茅西凌阿。茅托明阿。仍在雙港駐紮。往返督催。所需椿木。標繩。蘆葦。鐵線。竹纜。一切雜料。必須寬為籌備。茅瑞麟擬即折回天津催辦。

硃批覽奏各情俱悉。現擬礮臺做法。可繪圖呈覽。

辛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接據陸續探報。俄軍斯官帶領兵隊。已在途次。離卡約有三四五日路程。旋接准該夷阿慶特途次投來夷字清字咨文。內稱。到塔爾巴哈台邊卡。囑派員迎護等因。並聲說兵隊字樣。隨派委協領齊車布。率帖式哲倫。前赴恰克圖卡倫迎候。該夷使先

有從人數名到卡。詢知該阿賡特帶領兵隊四百餘人。已在離卡十數里之小水地方。安營駐劄。奇車布等即赴該處接見。言語尚屬馴順。即囑令該夷將兵隊撤回。只帶從人進卡。以免民心振動。讓彼東門外豫備公館住宿。彼以漫應。奇車布等趕緊回城請示。當令仍行折回。在卡聽候。務須酌奪到卡情形。仍向其止住兵隊。該夷復帶領從人四十餘名。兵隊二百人前來。奇車布等向其婉詞攔阻。始將兵隊收回。聲說暫在就近有水草地方屯住。候後回去時。一同回國。奇車布等隨將該夷護送到城。共帶夷人四十九名。當派糧餉。章京多塞布。駝馬章京薩勒哈春。於城

外公館通候。該夷接見。禮貌言語。亦甚和順。坐次云。我帶有禮廬。儘可支搭居住。但既承貴參贊費心。不能不到此略歇。禮廬到來。再行搬移。經多鑿布等稟懇前來。該夷既懷疑懼。未便強留。但恐不敷棲止。復寬備帳房。就近支搭。該夷即於是晚。坦然移居。一切柴薪。茶燭。米。麵。糜。餼。俱豐為供給。夷官亦皆感悅。領受。伊犁委員哈布齊賢等到來。復令多鑿布等。同往該夷住處問候。該夷尚未訂期會議。一俟會議略有端倪。再行具奏。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八月癸卯。署直隸總督瑞麟奏。查直隸海口水師。自道光

元年裁撤之後。現在海口大沽兩營。僅止額設陸路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本形單薄。歷年防堵。均係臨時徵調。現在海氛未靖。設或再有警報。仍復倉猝調度。既慮緩不濟急。且調來陸路之兵。於防海亦不得力。思患豫防。因時制宜。惟有復設水師。方可捍衛海疆。昨據天津閩郡紳商聯名具稟。亦請復設水師。自宜及時籌辦。擬請設立水師兵二千名。步兵八百名。馬兵二百名。統共三千名。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抵補外。計增兵一千三百餘名。查直隸提督。尚駐古北口。擬請調駐大沽海口。總統水師。節制沿海。仍轄陸路諸鎮。其天津鎮。擬請移駐古北。



○大沽協擬請改駐天津郡城似此酌量移調方能輕重  
適宜○等再三籌度現辦海防善後惟以復設水師為當務  
之急如蒙

俞允請

旨敕下閩廣兩省督撫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  
派熟諳海洋將弁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前項戰  
船艇船星速赴直藉資教演一面由津招募熟習水性土  
著鄉民補足兵額交該提督逐日訓練出洋演習期成勁  
旅並將營制移調及添蓋兵房等事審度措置會同新任  
總督慶祺隨時奏辦

瑞麟又奏。增兵必當增餉。現擬復設水師。經費極宜籌備。近年支發兵餉。每兵月支一二兩不等。銀鈔兼放。為數無多。兵丁難支果腹。是以有空糧雇勇之弊。現既復設水師。海防緊要。非他處可比。餉需量為加增。俾得養贍身家。責其效用。查海口大沽兩營。每年放餉三萬餘兩。今新復水師。增兵增餉。及出洋巡費。每年約需銀二十萬兩上下。本年新建兵房營署。及置備礮械等項。約須十餘萬金。岑深知庫藏未充。無可籌擬。晨夜思維。查得長蘆鹽引於道光二十八年。每斤減價制錢二文。今擬仍復舊價。除京引照常減價不計外。約每年可得兵餉十餘萬兩。此款聚之雖

多散之則窮無病於民有益於餉詢之商情亦甚悅服又  
緝私巡費一款每年由通關津貼約計京錢數萬串自歸  
商辦之後米販充斥頑商侵歸私素今擬復歸官辦協濟  
水師經費又聞廣商船停泊葛沽起剝不無沈溺傷耗商  
民費用今擬俯順輿情准在距城八里之大直沽地方起  
剝每年納交剝價數萬串此外各行抽釐並勸捐經費據  
紳商張錦文情願董率紳商酌定章程按年捐輸兵餉如  
米勸辦得宜通盤籌算復設水師不致動用帑項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請復設水師以重海防並酌籌增餉各摺  
片天津海口原設水師於道光元年六年先後將水師總兵及

水師營裁撤。現值海氛未靖。自應亟籌復設。以重防務。本日已諭知黃宗漢慶端等。於閩廣省抽調大砲戰船。艇船各二隻。備齊器械。派員管帶來津。以備操演。其瑞麟請設水師二千名。與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將原額抵補外。共添兵一千三百餘名。及添蓋兵房等事。均著照議辦理。惟直隸提督移至大沽海口一節。從前立法酌量通省形勢。安設提鎮。以資彈壓。自有深意。今專為防夷起見。於形勢有無窒礙。著價格林沁會同慶祺酌籌。或將天津鎮總兵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而提督仍駐古北口。以符舊制。著妥議具奏。至添設水師以後。每年增餉十餘萬兩。現在添建兵房營署。及置備器械等項。復需銀十餘萬。

兩。據瑞麟奏。請將長蘆鹽引。每斤減價制錢二文。除京引照常減價外。餘擬仍復舊價。並將緝私巡費。復歸官辦。及閩廣商船。准其在大直沽地方起卸。每年捐交制價錢數萬串。並勸辦抽釐等事。均為協濟餉需起見。既稱商情悅服。自可無礙施行。並著酌定章程具奏。

又

諭瑞麟奏。籌辦海防善後。請於閩廣抽調戰艇各船一隻。天津現籌復設水師。以備不虞。所需添調各船。自應及早籌備。著慶端瑞璜黃宗漢。奉承招。於各該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派熟悉海洋將弁各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

迅速赴津以資調遣

甲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哈爾都統西凌阿奏現在禁  
等督催雙港工程礮臺已有就緒礮位已經挽運上臺至  
營牆土膏尚未修理完竣現在趕緊修辦其大沽海口礮  
臺所需料物逐日運送並遵

硃諭恭繪雙港大沽擬修礮臺營壘做法總圖敬謹貼說恭呈  
御覽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鰲已於七月二十三日到營又  
察哈爾採辦牛皮一千張現已運到均堪應用並據署都  
統慶昫咨稱每張價銀一兩一錢計用銀一千一百兩係

該監督崇連捐解。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解牛皮一千張。解往軍營備用等語。崇連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請調察哈爾馬匹等語。前據慶昫奏稱。該處捐輸項下。騰馬無多。已將駁回更換。並已報捐輸。尚未送到各項馬匹。咨行轉催。現南苑牧放馬匹。屢次調撥。體壯者亦少。著該署都統。即在太僕寺牧羣。並捐輸馬匹內。挑選體壯者八百匹。迅速派員解京。交南苑牧放。以備調用。俟將來捐輸馬匹解齊。仍如數撥還太僕寺牧羣。毋令短少。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飭令薛煥。覈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現在明善等。計已馳抵江蘇。桂良。花沙納。亦將次趕到。所有夷務。自應遵照內定辦法。未可擅出己見。僅於地方有窒礙之處。不妨與桂良等。悉心籌議。稍加變通。大致不可更改。不得以現議辦法。恐致軍餉短絀。為詞。須知辦成後。各口稅課。足以相抵。毋庸過慮。至前派臬司薛煥。清查夷稅。如果該員熟悉夷情。辦理妥善。即飭令認真經理。以專責成。儻其辦法未合。或不甚得力。即著該督先與明善。設承會。妥商辦法。毋庸令該員與聞。

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各該夷初奉。臣恭錄



上諭照會之文。其情頗覺馴順。至七月初十日以後。因無

欽差到蘇信息。漸有煩言。七月十五日。臣接到味首來文。內稱。今

已七月初十日。

欽差尚未見到。不知何故。究以何日準到。照會候覆等因。適臣接

到桂良等照覆味首之文。知奉

改派段承實。隨同明善。於七月十一日先行啟程。當即畫一照覆

並密飭薛煥。先將稅則內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蕪原

之計。味佛二首。即稱

欽差不即前來。事必中變。忽欲仍赴天津。忽欲暫行回國。候年底

再來會議。爾時味首尚在日本。薛煥即囑味首。噫。嗚呼。

奏囑向其婉為開導。一面將應議稅則逐一清理。示以不  
疑。數行者旬日。欽奉前因。嘆首亦於七月二十五日。回至  
上海。與味鼎二首。會議三日。即欲起碇回國。而不言其所  
以。亦無何時再來會議之語。薛燠明知現已秋令。水將歸  
槽。天津之行。似可無虞。而取夷之道。首重在信。若任其返  
權。一俟明年春水發生。必將藉為口實。另起波瀾。必得設  
法挽回。以全大局。復經多方開導。嘆首已稍知感動。惟恐  
無徵不信。稟請 臣發給照會。告以欽奉。

諭旨。明善段承賞。已於七月十一日出京。桂喜花沙納。定於十九  
日出京。諭令暫在上海靜候。至味鼎二首。均欲暫赴香港。

一二日內。即須起疏。薛煥與之再三要約。亦據應允。八月內。準回上海。臣已繕給照會。味味。三首文各一件。發交薛煥轉給。其俄酋至今未到。凡此皆係薛煥事事處處。示之以信。設法駕馭。或可冀其就我範圍也。臣雖

皇上馭天下之大柄。惟信與財。而藏富於民。尤為理財之要訣。今在天津所議條款。任其周游天下。無論何貨。互相貿易。則我內地貨物。亦聽其在內地興販矣。壟斷固利。莫此為甚。譬如江蘇一省。精華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稱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販運。運十一之利也。今聽該夷將上海貨物。運至牛莊。各處貨物。運至上海。資本既大。又不患風波盜

賊貨客無不樂從。而上海之商船船戶。盡行失業。無須數月。凋敝立見。以此類推。胥見天下之利柄。盡歸於該夷。而我藏富於民之術窮。民財既盡。即無恆心。其志有不忍言者。故臣與薛煥商之撫臣趙德懋。藩司王有齡。急欲示之以信。乘其馴伏之時。收其利柄。徐圖後計也。今

欽差於奉

旨一月後。始行啟程。而何時可以到蘇。尚無確信。設犬羊之性。不文羈縻。貿然竟去。以後如何設法鈐制。

聖明自有權衡。轉瞬漕務幸興。若如廷臣所議。仍辦河運。則江浙兩省漕米。以一百五六十萬計之。約計需船五六千艘。恐

無如許船隻可雇。即使有船而船不成幫。大小亦不能一律。船戶並無身家。非若漕船之按船簽丁。按幫派弁。銜尾而行之有所責成。獲和盜賣。散泊擁擠。滋生事端。俱在意中。且北路搶匪出沒不常。漕船北上亦難保其不心存覬覦。設該夷有意與我為難。或要截於揚子江口。或攔阻於天津南北運河之間。均不可不豫為慮及。僅冒昧仍行海運。或於兌關喫緊之際。又有阻滯。其將如何辦理。臣與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某司薛燠通盤籌畫。實乏萬全之策。輟轉思維。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時艱。

敕下桂良等。晝夜兼程行走。前來江蘇。議定稅則。以為暫時羈縻之計。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請飭催桂良等兼程來蘇一摺。各夷因桂良等尚無到蘇消息。以急欲返棧為詞。現經設法開導。嘆首允在上海暫候。味弗二首。暫赴香港。約定八月內准赴上海。夷情現尚馴順。仍著諭令聽候辦理。現在明善段承實。計已將次抵蘇。何桂清即可與該員等密商辦法。毋庸候桂良。花沙納到後。再行議辦。本日已諭令桂良。花沙納兼程赴蘇。一面知照該督飭知該夷。俾安心靜候。至現擬辦法。明善等到後。該督自必知悉。辦成後。利權不至盡歸夷人。可毋庸總總慮也。

又

諭何桂清奏。夷酋急欲回國。請飭催欽差兼程赴蘇一摺。據稱。該首本欲起碇回國。經何桂清發給照會。告以欽差業已啟程。該首始肯在上海靜候。其味喃二酋。仍欲暫赴香港。本月初旬。即行起碇。又經薛煥興之再三要約。已據應允。八月內舉回上海等語。現在桂良。花沙納。計已馳抵清江。著即兼程前進。無稍遲緩。該大臣接奉此旨。先行知照何桂清。業已迅速前行。以便該督即知照該首。安心聽候。本日已諭何桂清。於明善段承實到後。先令密籌辦法。桂良等一到。即可會商酌辦。

著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據護送瑪拉提納甫之駝騎校伊

什貨布進口面票員外郎福申等因歸路順便查台之差未能同到。此次差務一切俱屬平善。惟該夷言語不通。情形不避。每日食宿不及兩時。多半就車而臥。其所挾之箱匣等件。又均係輕巧。不禁碰觸之物。只得假事周全。暗中防護。賴有口內派去之官兵等分司其事。故得進行十五晝夜。順抵恰克圖。交代清楚。嗣員外郎福申亦回。所稟相同。又據護送他他哩納甫之協領希林布。委曉騎校依克津圖。進口面票。他他哩納甫係曾充學生在京肄業十年之人。不但粗通漢語。且官場體例亦似稍知。蒙古官兵皆論其性情較瑪拉提納甫為和順。沿站供應一切。與前次



相同。該夷頗有感戴歡忻之狀。

諭內閣。慶昫奏派員護送夷人出口一摺。員外郎福申。協領希林。布。曉騎校依克津圖。曉騎校伊什貢布。護送俄夷出口。尚屬妥協。准其由慶昫酌量請獎。

丁巳。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因夷酋急欲回國。繕發照會。諭以

欽差業已先後出京日期。飭在上海靜候。恭摺由驛馳奏在案。即據留署蘇松太道事臬司薛燠。於未接臣照會之前。稟呈喚首照會桂良。花沙納。及臣公文一角。內稱。桂良等日久不到。現將上海應辦各事。辦理完竣。再上天津等語。又照

會桂良。花沙納。公文一角。因桂良等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獎勵一摺。

上諭內有夷字。與天津所定條約不符。噉噉漬辯。臣當以該夷之欲上天津。明係恫喝之詞。一經接臣照會。必將藉以轉圜。就我範圍。當經密飭薛煥。不動聲色。視其接臣照會。如可舉動。再行稟報酌辦去後。茲據薛煥密稟。該酋額爾哈。於接到照會後。即由夷船遷往該國領事寓所。揆厥情形。不致他往。惟桂良等必得於八月內趕到。方與桂良等前發照會相符。辦理似尚可以順手。故再逾期。恐犬羊之情。難以駕馭矣。至味佛二酋。探明實往日本。非赴香港。已據各

該國領事稱俟

欽差到日。即遣火輪船往迎。亦可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庚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禮部尚書瑞麟。署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現在雙港礮臺營。壘。趕緊興做。數日內即可竣工。大小礮臺。連新收捐輸洋礮數位。均自安設。礮臺演試數次。均屬應手有準。茅瑞麟於八月初四日。前赴海口。督辦該處工程。所有礮臺隄岸地盤。均已打起。因礮臺逼近海河。地平二尺。即水。不能取

土所需之土皆係挑挖引河由遠運送甚艱是以礮臺地盤止打至七八尺不等再高數尺即須木料應用等前因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樁方期經久擬購杉木應用當經派員前赴天津雖有購覓之處無如商人居奇價值過昂實不易得現已節交秋分轉瞬冬令各項要工不能不趕緊辦理等語惟有設法購備應用料物極力督促工做不敢稍形鬆懈直隸總督慶祺現已接印任事可否

欽派會同辦理於一切應用料物以期迅速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趕築礮臺情形並請派督臣會同

辦理一措。雙港礮臺營壘。據稱即可竣工。其大沽海口礮臺地盤業已打起。惟亟須木料應用。而商人居奇。杉木殊不易得。該大臣請派督臣會辦。自為呼應較靈起見。所有天津修築礮臺等事宜。即著慶祺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辦理。時序已屆秋分。轉瞬即交冬令。各項要工。均應趕緊修築。並著僧格林沁等實力督催。毋稍遲誤。

前戶部侍郎羅傳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僊。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現在喪兵。仍屯踞省城。省城約有兵船。火輪船共十餘號。三板船。三四十號。每日或增或減。多少不等。任意遊奕。似未肯遽爾休息。撫臣柏貴。於本月十八日接印。

視事之後該夷即開南門而東西北三門依然關閉窮苦小民遷徙在外者逐漸撤回此時若再動干戈致令該夷別生枝節搖動大局不特上貽

君父之憂而且下遺閭閻之害誠以天津為糧艘所聚梗阻堪虞沿海省分夷船又隨處可到防備正未易言此勦撫兼施經權並用貴

皇上萬不得已之苦衷也 臣等仰體

聖意自當按兵不動遂作聲威而鄉曲愚民頗難明白偏諭刻下沿海鄉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濟夷人及為夷人服役者該夷以勢力欺壓聞有民夷仇殺之案當此萬難

措手之時。有此一著。便知公憤尚在人心。未始非牽制之一術。且出自百姓。與官紳無干。即該吏亦並未因此照會督臣。故臣等亦未便禁止也。臣等駐紮之地。及東北兩路。合計練勇一萬有奇。口糧零雜之用。日費不貲。官設軍需總局。專籌西北兩江之餉。勢難接濟。紳局。臣等用項。全出民間。而廣東連年捐輸。層見疊出。故舉事之始。創為勸借一途。以期別開生面。所以勇糧所出。捐項少而借項多。將來尚須設法歸款。以免失信於民。無如自六月十五以後。殷戶各懷觀望。未認者不復捐借。已認者不肯繳交。現已短給一月口糧。勉強支持。勢難長久。查北路三元里石井。

一帶為該夷素所深恨。練勇遲難裁撤。東路不通。借為倚角。不戰則無所用之。規畫大勢。擬將兩路壯勇酌量淘汰。僅留精銳五六十。歸併北路。則虛糜可節。而隱然之威尚存。督臣現委護理糧道廣州府知府吳昌壽督辦西北兩江軍務。臣等擬將所撥壯勇擇其可用者撥往西江助勦。曾經專人前往。商之吳昌壽。據稱彼處兵力已足。毋庸再添。且添勇必須添餉。西北兩江每月需銀十餘萬。動形支絀。似此則又無須移撥也。但和議既成。籌款不得不借。西北兩江為名。現在支絀之勢已成。非臣等親為督辦。難期得力。擬俟省城局面稍定。臣等即分班前往各屬督催。以



期源源接濟。至於已經繳交之捐款。亦擬於日內在佛山  
鎮開局請獎。俾各捐生早得議敘。不至徘徊觀望。裹足不  
前。此次軍務。民捐民辦。一切製造收支。均係紳士自為經  
理。不做胥吏之手。臣等更隨時向稽。不遺餘力。有可節省。  
斷不敢稍涉浮濫也。

羅惇衍等又奏。捐升道員蔡振武。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以後。因與夷官吧嘎禮會商事件。言論投合。於私寓亦  
有往來。今年正月。該員署某司任。吧嘎禮倚之為重。挾以  
制民。遂深相結納。聞該夷兵船由天津回粵時。蔡振武於  
公座笑指吧嘎禮曰。我言如何。吧嘎禮拱手致謝。至該夷

拆毀

宣宗成皇帝賜建石坊。百姓尤為切齒。多歸咎於該員。現在督臣黃宗漢。已將該員撤任。調赴惠州。而彼仍扶夷自護。抗不前往。且有怨望之言。查吧噶禮生長粵地。洞知山川險要。兼通南北語音。若任聽該員與之狎處。流弊不可勝言。昔漢臣賈誼。欲笞中行說。寇恂欲除皇甫文。皆所以奪其腹心。翦其爪牙。而使彼族大失所恃。不致別生他變也。今聞桂良、花沙納等。到上海與該夷議定條約。並調潘仕成等前往。可否請

旨。敕下撫臣柏貴。就近將蔡振武調赴上海。幫辦夷務。不准託故

邊疆。俟其一到江南。即令督臣何桂清飭其赴京。交部帶領引。

見似於沽海大局。實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羅悻衍等奏。裁併壯勇。以節經費一摺。所籌俱是。現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與官紳為難。亦祇可暫與相安。其民夷仇殺之案。無關大局者。仍當毋庸與聞。但使該夷有所顧忌。自不至四出滋擾。至東路練勇。既因經費不敷。而西北兩江。又無須移撤。自應酌量裁併。以節虛糜。該侍郎等。於布置停妥後。即分赴各屬。督催捐項。其留勇地方。仍當妥為彈壓。固不可令其尋仇啟釁。亦不可因督率無人。漸生懈弛。俟省城局面稍定。

再行斟酌辦理。其已繳捐項各紳民。著准其即行奏獎。收支數目。仍著先將大概總數。查明報部。以備覈銷。另片所奏。已寄諭黃宗漢。徑飭該員來京引見。該侍郎等可作為不知。毋庸宣露。

又

諭有人奏廣東捐升道員蔡振武熟悉吏情。現當辦理吏務。需人之際。著該督即飭該員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毋稍遲緩。

乙丑。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等。於七月十一日自京啟程。於八月十四日午刻。行抵常州。接見督臣何桂清。當將

硃封一併面交祇領。據何桂清云。自當謹遵。

諭旨。安籌酌辦。岑等一面遣員先赴上海。暗為布置。一面俟桂良  
花沙納到常後。催其速赴上海。與岑等面商。岑等亦即於  
十六日啟程。由常往滬。將來四人到齊。再行照會夷人。商  
議稅則。若違住松江。或住蘇州。轉恐該夷疑我畏懼。於辦  
法頗有阻礙。岑等恐途探聞。知署上海道江蘇按察使薛  
煥。平日能以信義懾服夷人。江蘇藩司王有齡。才大心細。  
熟悉夷情。現在路過蘇州。即擬將一切辦法。與該藩司妥  
速定議。再到上海。商之薛煥。總期多盡一分之心。即  
國家多獲一分之益。若照原議辦理。固屬上策。即小有變通。  
亦當因時制宜。不敢過於拘泥。至查辦從前短收稅課一

層。等。等。現與首臣再三商酌。竊慮該吏聞知。將各關冒收之款。照數給還。是以未便輕舉。其全免入口稅課一節。亦不敢早為吐露。總看開導之後。該吏光景若何。再為宣布。皇仁。俾知感激。若僅能消弭一二要件。或可不須免稅。豈不計出萬全。設夷性犬羊。堅執不允。再從稅務作為轉圜。又多一層辦法。日前等行抵清江。聞該吏首因等候多時。已欲聞至蘇州討信。恐其故態復萌。特於舟次。先派候選員外郎桂祥。內務府主事錫祉。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楊春華。授以機宜。令其星夜前進。知會薛煥。告知各吏。此番欽差前來。非有別意。

大皇帝體恤伊等。恐稅務中或有喫虧。是以

特派四人。悉心妥辦。使其不必疑慮。並飭該司員等。暗中探訪夷人動靜若何。是否易於晚諭。迅速密報。現聞各夷安靜如常。等語。但能八月以內到滬。不致有他變。此時桂良。花沙納。約計二十五日以前。均可行抵上海。然亦不便遲速。必須諸事商量停妥。方不致臨時掣肘。江蘇委員。督臣現派候補知府吳煦。因該員與英咭喇傳話來往。最為相宜。嗣後傳諭英夷。有此一員。事事即可直達。更省許多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明善。從承實奏。行抵常州。籌議辦理情形。所有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之後。看該夷光景若何。再作轉圜。

等語。所籌尚未妥協。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僅能消弭一二事。則該夷仍要賠償兵費。廣東省城。即不即時退出。况待該夷堅執不允。然後再以免稅為轉圜。則該夷必以我為背約。愈多藉口。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若如明善等所擬辦法。即使該夷目前應允。日後必來餽舌。終無了局。至既全免夷稅。則廣東兵費。自不應再向中國索賠。占踞省城。亦應即時退出。其查辦短收稅課一節。因從前徵多報少。以致夷人藉口訴冤。今既免其稅課。亦無慮該夷聞知。如查有冒



收中飽之弊。並未入於國帑。無從索還。桂良等。總應恪遵原議。妥為辦理。前經諭知何桂清。如於地方情形有礙。亦只可稍為變通。而大局不可更改。仍當遵辦為要。

丙寅。直隸總督慶祺奏。竊。臣接印視事後。當將現辦一切要務。略為經理。即於本月初七日。由津乘舟。循行河道。前赴海口查勘。所有現設嚴防之雙港地面。經僧格林沁親督經畫。已將營盤礮臺等工。辦有就緒。不日即可觀成。其海口各礮臺。經瑞麟前往駐辦。並皆創有成規。惟料物尚有不敷。落成稍緩。亦已催料添工。趕緊興築。以上大勢。一為前敵門戶。一為後應藩籬。布置已極嚴密。足慰

宸廬。惟海口至雙港一段。水程相隔一百餘里。尚可酌量加防。擬於水中添設埋伏。以資堵禦。臣於海口折回之便。育之僧格林沁亦曾有此見。祇以大工未竣。尚未及舉。現奉

廷諭。飭令臣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趕緊辦理。臣自應馳赴工所。悉心商議。所需木植。亦應迅速妥籌。設法供用。以期不誤要工。惟臣現駐津郡。省中一切案牘。雖由驛遞來津。尚無貽誤。然積案已多。若因辦公移寓海口。往返稽遲。未免更形積壓。而採辦料物。亦似在津稍覺應手。茲擬酌派委員駐工。聽候瑞麟督率指揮。臣於往勘後。一面回津。守催工料。藉理通省事宜。仍不時親往海口督辦。以求速成。庶不致

有願此失彼之虞。至巨面奉

諭旨。整頓津鎮行伍一節。遵於蒞任後。按冊詳查。天津郡城。以及  
大沽海口。額設官兵。尚無缺數。惟近以餉銀積欠。生計維  
艱。俸薪雖不誤期。而平日另圖生業。擅離營汛等情。亦殊  
不免。且此次海口逃逸之眾。一蹶恐難復振。尤須查訊革  
除。另為挑選。方期得力。其應用器械。海口拋棄甚眾。現所  
存者。亦多殘缺不全。並應作速籌添。以備利用。惟設防整  
兵製械。種種急務。需費浩繁。現計款無所出。一俟捐務辦  
有成效。即當趕緊舉行。

硃批。知道了。

乙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藉  
臣桂良花沙納奉

命馳赴江蘇。辦理稅則事宜。於七月十九日出京。八月十三日在  
丹次接奉寄

諭。飭令兼程前進。即日解纜。於十八日渡江。十九日趕至常州。當  
即會同臣何桂清。悉心商酌。所有善辦事宜。先經臣何桂  
清。派委江蘇按察使薛煥。督同委員候補知府吳煦。與喚  
夷喊。妥嗎。呼。泰。囑。觀面辯論。漸有端倪。嗣臣何桂清。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六初八日

上諭二道。又於八月十四日。臣明善。段承實。通常時。齎到。

發閱密件。並傳。

諭旨。會同熟商。應行宣示該夷之件。當行則行。當改則改。等因。欽此。臣等查消釐歷年短收關課。本為籠絡夷人之計。但犬羊之性何常。難保其不藉此要求賠補。全免入口稅課一層。亦為夷人惟利是圖。給以便宜。庶易令其就範。但設廠抽稅。藉以稽查。若聽其自便。則利柄盡屬該夷。奸究且有不可勝道者。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將

加惠該夷之

恩旨。暫緩宣布。其第一最要之事。臣桂良等。東承

聖訓。自當謹遵酌辦。惟夷性狡黠。似未使明言。兩月以來。經薛煥等。有意設法開導。似有活動之機。臣等自當竭力盡心。設法為轉圜之計。至該夷趨利若鶩。乃其本性。內江添設馬頭。若與辨論。徒滋口舌。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買運。則無利可圖。或者其念可以漸息。若夫兵費六百萬。似不值與較。現在每年所徵夷稅。較前尚不至短絀。約計不過一兩年可以給清。尚有該夷欠繳成豐三年分江海關稅。或可令其酌量抵還。以彼之稅。償彼之費。於我似無大損。以上數條。新約內約略言之。當此之時。務以尊崇國體為先。尤以收回利權為要。明善段承實。於八月十七日

赴蘇擬即徑赴上海。臣等之意謂必須謀定後動。庶出萬全。已飛函令其在蘇暫候。臣桂良等即日啟程由蘇赴滬。臣何桂清即將防務料理妥協。數日內亦即前往。惟有錫盡愚誠。以冀潛移默化。近聞該夷尚稱馴順。上海城內亦並無夷館。夷人不致有意外之虞。

硃批。卿等陸續辭時。朕諭卿等為一勞永逸之計。若遂款與較。何異授該夷以柄。曉清不休。况抵償兵費一節。全括於免稅之中。此時初入手。即作此下策。徒令該夷氣驕意得。反似有所畏忌。勉強而然。何其見不能定。心總易搖。朕殊為過慮。恐其一浪未息。一浪又興。後此作何了局。惟望卿等斷不可於初定辦法之外。

另籌省事之法。破除情面。勿恤人言。方不致自干咎戾。無禱大局。

桂良等又奏。等桂良花沙納奉

旨訪查江蘇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燦是否可靠。等自入江境後。接見沿途各官。以無意中訪問。知該員平日居官勤謹。在上海道任內。素為夷人信服。辦事甚為得體。復面詢何桂清與所聞相同。現在辦理夷務。可期得力。

殊批。知道了。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查上海之駕馭外夷也。向皆順其性而馴之。如夷性嗜利。我誘之以廉。夷性尚氣。我待



之以禮。夷性狡詐而外假誠信。我即示之以信。故十餘年  
來相安無事。各夷商無不樂出其途。遂為該夷精華薈萃  
之地。夷首額爾登等。前有請

簡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之約。所求本不甚奢。是  
以巨挽留黃宗漢將機就計。設法辦理。即所謂順其性而  
馴之也。乃黃宗漢飭令回粵。並不必阻其前赴天津之說。  
業已鑄成一錯。臣即慮及不違回粵而赴天津。必將肆其  
桀驁。任意要求。即與和春許乃創。張國樑往來密商。會以  
為勒解粵匪之兵勇軍械成法。皆不足以禦夷。必於克復  
金陵後。由張國樑親赴江海各口。勘明情形。從新製造軍

械。揀練士卒。一年之後。方有把握。然仍須中外同心。各口協力。方可制其死命。非一二人所能肩任等語。臣味其所言。洵屬久歷戎行。老謀勝算。而緩不濟急。故有暫緩用兵之請。桂良花沙納。當海口失守。直隸津門之後。無將無兵。徒守空言。力阻其指。

闕之請。已屬不易。而議者咸以為所定條約。窒礙頗多。是仍局外空談。若令身處局中。恐亦無法遣退夷船也。今事已如此。惟有就會議稅則。為補偏救弊之計。似未可頓改前約。以致藉口失信。另起波瀾。臣雖徵收關稅。謂之稽徵者。稽查其出入之貨。是否違禁。而徵收其稅也。若不徵其出

入口貨稅則無所稽考。竟可任聽該夷。將我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貿易。胥天下之利柄。歸於該夷。而我民窮財盡矣。臣愚以為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兌者在此也。嗚呼。嗚。係夷人中之最狡黠者。咸豐五年冬。前撫臣吉爾杭阿照會該酋。用之為江海關司稅。辛工優厚。該夷尚知感激。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稅。較開市之初。加增三四倍。該夷恐為各夷所憎嫌。故又隨赴天津。大肆猖獗。獻媚於夷酋。以見其公。迨回上海。則馴順如昨。為我所用。解鈴繫鈴。仍當責諸該夷。臣將後路籌防事宜。略為部署。即馳赴上海。會同桂良等。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辦理。以議立善

後章程。為轉圜之計。至稅則事宜。業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理有頭緒。不過數言可決。味佛二酋。雖無折回上海之信。而喫夷一定。則各夷皆定。可以無虞。反覆質諸桂良等。意見大略相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明善等奏。全免稅課一節。係開導該夷後。再為宣布等語。當諭令桂良。花沙納。何桂清等。仍遵原議辦理。昨據桂良等。會同何桂清奏。會商大概情形。復詳細批示。諒該大臣等接奉後。必能遵照辦理。不至固執己見。本日何桂清奏稱。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免等語。在該督身任地方。為國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稅。然所籌究為目前起見。並非一

勞永逸之計。况若照密諭辦法。止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歸罷議。該夷又何能盡收利柄。若但挽回一二件。其餘仍須另議。稅則。豈能保其事。事允從耶。前寄諭旨。及硃批。已極詳盡。無可再論。何桂清受朕厚恩。斷不至別有他意。特恐屬員慮及免稅後。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清惑。亦事所必有。該督當力持定見。勿恤人言。至於地方情形。或有窒礙。曾諭令稍為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致妨大局。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等復往俄夷住處。約定日期。該夷詳詳以相見之禮講求。自言彼係該國奉旨大臣。官階現是十品。又云該國元年間。遣往伊犁會談通

商之全權大臣。官階相同。當初皆與將軍參贊平行會見。此次參贊亦須照昔禮儀。委員等據詞稟商。即許令如請。晉接。屆日先約領隊英薩。武隆額來者。並傳合城文武大員。各遵前派管帶官兵。於城關內外稽查彈壓。分班伺候。不露防設捍衛之狀。以示無他。該夷按時前來。其帶進卡倫之官兵。俱隨同護衛。各背火槍。身帶刀矛進城。留一半在轅門。騎馬持刀。排列左右。一半挾刀緊隨進署。該夷亦手挾利刃而入。隨將該夷延入房內。豫設二席。東西相向。讓彼坐於西席。東席相陪。讓夷從在外款待。而該從人仍在房中挾刃環衛。不離左右。其居心之疑懼。亦可概見。該

夷屢欲談及公事。隨以旁言支吾。隱防其恣意要求。言不及公。成禮而散。次日即往回看該夷。只帶尋常儀從。滿漢官兵。佩帶腰刀。撒袋。弓箭前往。該夷在帳外迎接而入。仍手執利刃。手下夷兵十餘人。持刃左右環衛。提及公事。許以俟約期與委員會議。回城後。即令委員哈布齊賢等屆期前往。該夷先問此案。你們打算如何了結。委員應以貴國文內。先言領貨。今且將存貨領出。彼言領貨不難。但尚不知燒燬殘貨數目。又未見存貨成色。如何遽講收領。委員等云。自有案據可查。次日即攜帶印冊前往與看。該夷亦將帶來鈔存當年失貨帳目。兩相數算。據云除存貨外。

尚少十分之八九。應如何完結。委員等將通商原議條約指出。若夷商在卡外被劫。與中國無干。若在卡內被竊。止於代為緝賊。儘數起復賊贓。查照給予。今因你處與金夫相仇。以致釀成此案。已將金夫按律懲辦。救獲貨物。即係原贓。本處代為妥收。已閱四年。只應就將貨物領回。如何別有辦法。該夷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云。若要如此了結。兩國只好傷和。恐貽後悔。委員等只得示以從容回答。你來完事。何遂如此急遽。有理不妨緩商。無理誰能相應。嗣復往議。視其行止倨傲。復以莊言厲色。堅執原議。與之理論。彼云原議。係指竊賊。如今此案。附近貴處城關。縱火焚掠。



難說不是劫捨麼。何得與被竊比論。且英夷向在廣東索賠煙土。與這事相同。貴國賠償。誰不知曉。自應照辦。委員等答以此事。迥不相同。煙土係該夷謀生漁利之資。而適為中國杜惠救民之禁。經官燒燬。是以官為賠償。此事你國與金夫結仇肇釁。自貽伊戚。中國已將金夫治罪。公中豈能代為賠償。該夷詞塞。沈思移時。又以閒話支吾。又越數刻。始云。你處今我領貨。今舊園俱已燒燬。何處存放。前許替我修補房間。必須趕緊建蓋。委員立即答云。木料甄瓦。均早為運齊。且已派定前案被罪之革員薩碧屯等。在此聽候建修。該夷一聞此言。喜形於色。答云。若能如此。方

足永固和好之道。再無可說。何不即於日內動工。先蓋存貨帳房數間。以便夷商領貨。寫字人登記帳簿。委員即應准於次日興修。復令委員前往再議。該夷始婉轉商說。非日所議。貴國不許賠補一節。頗近情理。但所失貨物。俱係夷商血本。數年以來。折本失業。你處商人。照常販運生息。安然坐享其利。豈不偏枯。安得不代為補還。永遠通商。以顧百餘年和好。委員聞彼以夷商為詞。又露出補還二字。知我國斷不居賠償之名。即答云。你明白不應賠償。但講兩國體恤商情。只好代為籌畫。中國不論華夷。視民同體。若代向華商勸捐。些微貼補夷商。尚近情理。但須回明上

司。俯察商力。折減成數。再為商議。當日各散。次日委員復往會議。將傳集華商情願貼補。惟近來亦甚苦累。所補斷不能多。只能貼補一二成。各情告知。復眼同將彼此存帳彙算。與華商估計數目略同。該夷執意除存貨外。要銀二十五萬餘兩。以了前案。委員等許以數萬。添至十萬兩。該夷斷不應允。若再與折辯。其勢必印汰裂。只得答以暫緩。復令委員同往會議。將洋錢折銀一節。反復辯論三時之久。該夷始行首肯。委員等即與議定。每洋錢一箇。只算銀四錢。嗣又加至四錢四分。彼始應允。該夷又恐領貨轉售華商。損價。願將存貨由彼處售賣。折價收領。以免喫虧。復

令委員與議。願否以茶抵算。該夷喜出望外。並令將該夷前開銀器傢具。合算洋錢一萬七千六百數十箇。折半補給銀三千數百兩。該夷遂即應允。嗣議貼補年限。委員開口約以十年。彼又勃然而怒。即言若如此。不如不補。只得回國再來定議。讓自五年減至三年。彼意斷不能再緩。但欲本年即時付給茶四千箱。其餘作為明年一千箱。後年五百箱。委員因本年補茶過多。再四向其減展。彼始應允。本年必要茶三千箱。復令委員等前往。允許照議補給茶箱數目。再許分作三年限期。復與議及本年補給三千箱。茶減為二千五百箱。將勻出五百箱茶。於明後兩年。各以

一十五百箱。稍完五十五百箱。先將本處徵銀。並售貨易  
茶若干箱。定日交付。催令委員等趕緊與立合同。俾商售  
領存貨。先儘已換茶箱付給。俾該夷早離卡所。以安民心。  
明誼又奏。夷業大局已定。商人踴躍歡呼。居民安居樂業。  
所有備調伊犁官兵。應毋庸議。並委令領隊大臣吳璉等  
查閱沿途。曉諭鎮撫。以靖遠處回夷之心。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遣官與俄使臣會議。已定大局情形。一  
摺。此次該夷不肯即領貨物。意在索賠。經委員等許以興修房  
屋。令華商賠補。復再三設法。分年以茶抵補。始得減省成數。該

夷業已應允。所議均尚妥協。著明諭即行照辦。並令委員善為  
緊與立合同條約。所有應付茶箱。即行付給。俾夷使可早日離  
卡。勿致別生枝節。並著英、德、武、隆、額。於巡查卡倫之便。妥為彈  
壓。毋令民夷於貿易時復滋事端。是為至要。

籌解夷務始末卷之三十